

卷百八十六西戎七

悅

伏盧泥

朱俱波

渴槃臨

粟弋

阿羅伊羅

女國

吐火羅

俱蘭

劫國

卷百八十七西戎八

羌無弋

越底延

大食

卷百八十八西戎九

涅中

胡附

吐谷渾

乙佛敵

卷百八十九北狄一

匈奴上

卷百九十北狄二

匈奴中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六

北京圖書館藏

四夷十五

西戎七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槃陁

粟弋

阿鈎羌

副貨

疊伏羅

賒彌

石國

瑟匿

女國

吐火羅

俱蘭

劫國

阿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悅般國

悅般國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乃匈奴北單于之
部落也昔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
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
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太
武真君九年遣使朝獻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
斷擊人頭令骨陷皆出血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
草藥納其口中令嚙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
常又無癍痕太武乃出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
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土俗物產

其風俗與高車同其人清潔或倣胡俗翦髮齊眉
以錚音題鋤塗之甚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
南界有火山山崩石皆焦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
人取以爲藥卽石琉黃也

伏盧尼國

伏盧尼國後魏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
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似橐駝馬者皆
有翼嘗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
瑚琥珀

朱俱波國

朱俱波國後魏時通焉在蔥嶺北二百里亦名朱居
槃漢子合國也今并有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
國之地其王本踈勒國人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
遣使來朝貢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四至

去瓜州三千八百里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
渴槃陀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踈勒九百里

土俗物產

其俗崇飾佛法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閒小異
人貌多同華夏亦類踈勒文字同于婆羅門

渴槃陀國

渴槃陀國後魏時通焉亦名渴羅陀國理蔥嶺中近
朱俱波國其王本踈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
戶二千餘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
之服飾婚姻同踈勒王坐金床死者埋殯七日爲
孝太武帝太延三年朝貢于後不絕

四至

西至護蜜國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踈勒國界
西北至判汗國

土俗物產

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書與婆羅門同國中
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
婚姻同踈勒 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
石山也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
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懸度與蔥嶺迤邐
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
然法顯宋雲所經卽懸度山也 頭痛山在國西
南向罽賓路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
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
東踈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

死惟冬可行尙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冬乃
枯竭故可行也其蔥嶺俗號疑極山今按蔥嶺回
環其國 不可依山 蒲昌海 賀蘭山

粟弋國

粟弋國後魏通焉在蔥嶺之西一名粟特一名特拘
夢出好馬牛羊葡萄諸果葡萄酒極美于諸國蓋
水味美故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西北
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太武帝時遣使朝貢
魏書西域傳云粟特一名溫那沙古之奄蔡國按
弋一國也十三州志奄蔡粟特各有君長而魏收

以爲一國謬也

阿鈎羌國

阿鈎羌國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去代一萬三千里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室有兵器

副貨國

副貨國後魏通焉去代一萬七千里東去阿富汗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一千五百里宜五穀葡萄惟有

馬駝騾國王有黃金殿殿上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國

疊伏羅國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時遣使貢方物

除彌國

除彌國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崇佛法專事諸神宋雲行記云語音諸國同不解書筭不知陰陽國人翦髮婦人爲團髮亦附嚙嚙東有鉢盧

勒國路險緣鐵鎖而度下不見底後魏時遣宋雲等使于彼不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于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十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牀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隋大業五年及唐貞觀八年竝遣使朝貢顯慶三年列其地噉羯

城爲大宛都督府仍以其王噉吐屯攝舍提于屈昭穆爲都督開元初其蕃王莫賀咄吐屯有功封石國王加特進尋又冊爲順義王二十九年其王伊捺吐屯屈勒上表曰奴身千代已來忠赤于國只如突騎施可汗赤忠之日部落安貼後背天可汗腳底火起今突厥屬天可汗在于西頭爲患惟有大食莫踰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諸國自然安貼天寶初累遣使朝貢至五年封其王子那俱車鼻施爲懷化王并賜鐵券九年安西節度使高仙芝奏其王蕃禮有虧請討除之

其王納降于仙芝乃遣使送去開遠門數十里負約以王爲俘囚獻于闕下斬之自後西域背怨仙芝所擒王之子西走大食引其兵至怛邏斯城仙芝軍大爲所敗自是西附于大食國至寶應二年及大厯七年竝遣使來朝貢又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國中有二水一名珍珠河一名質河竝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蔥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

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輒墮者莫知所在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至此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居止之處今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六
曰怛邏斯石國大鎮卽天寶十年高仙芝之軍所
敗之地

四至

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
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南去撥音汗六百里東南
去瓜州六千里當長安西北一萬四百一十里

土俗物產

從此至西海已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
雪水種田宜粟大小麥稻禾諸豆等物多良馬飲
葡萄酒糜酒腊乳等物 伊羅山 藥殺水在國

界

瑟匿國

瑟匿國北接石國其俗不好商賈風俗畧與康國同
唐貞觀二十年朝貢使與役槃使同至役槃與康
國隣出好馬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蔥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
蘇毗女王之夫號爲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惟
以征伐爲事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
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六 八
共理國政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諸瓶內埋之經年又以其皮內于鐵器埋之開皇中遣使朝貢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四至

段國沙州記云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渡三十里海卽此女國也

土俗物產

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遍更之男子皆披髮婦人或

辮髮而縈之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以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鋤音偷石朱砂麝香犛音黎牛駿馬蜀馬尤多鹽恆將向天竺國興販俗事阿修羅神

吐火羅國

吐火羅國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蔥嶺西數百里在烏澣河南卽媯水也勝兵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六
十萬皆善戰大業中遣使朝貢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元年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三年其葉護那史烏濕波奉表告立高宗遣置州縣使王名遠到其國以所理阿緩大城爲月氏都督府各分其小城爲二十四州以烏濕波爲都督王名遠請于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五年烏濕波遣子伊室達官弩朝貢龍朔元年授烏濕波使持節月氏等二十五州諸軍事月氏都督麟德二年遣其弟祖訖多貢瑪瑙燈兩具高三尺餘開

元七年其葉護支汗那帝賒上表獻天文人大慕闇請加試驗八年貢名馬及騾十二年貢異藥乾陀婆羅等二百餘品十七年冊其首領骨吐祿頓度爲葉護葉護遣使貢須那伽帝釋麥二十六年遣使貢紅玻璃碧玻璃生瑪瑙生金精及質汗等藥天寶八年其葉護失理怛伽羅遣使上表云臣鄰境有一胡號曰羯師居在淡山恃其道險遠違背聖化親附吐蕃于國內置吐蕃城捉敦律要路與吐蕃擬將兵入臣境臣每憂懼思破兇黨乞請安西兵馬來載五月到小勃律六月到大勃律伏

乞允臣所奏事若不成請斬臣爲七截緣失密王
向漢忠赤特望勅書宣慰玄宗覽表許之十二年
遣使來朝貢乾元元年七月與西域九國遣兵助
國討逆肅宗令赴朔方行營

四至

在烏滸河南卽媯水也其北界漢時大宛之地南
去曹國一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

土俗物產

其人與挹怛羅雜居俗事佛多男子少婦人故兄
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

子無兄弟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則
終身無婦矣生子屬長兄衣服文字與于闐畧同
城北有玻璃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
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事與大宛同 藍氏城
故大夏國都也史記大宛傳大夏在媯水南其都
曰藍氏城 薄提城今名薄底延城在國北後魏
書西域傳吐呼羅國有薄提城周圍六十里與西
蕃記薄提城可十四五里小異也 蕞蓓城 酌

汗建城 蔥淪嘴城 數嘴城 章昂城 波論
山今名屋數頗利山南崖石壁有一穴恆有馬尿

流出至七月旦石開馬自出關頭飲水土人因取
草馬放牧多生汗血馬日行千里忽遠山亦連互

俱蘭國

俱蘭國一名俱羅拏國與吐火羅接南抵雪山地險
迤物產唯出金精貞觀二十年朝貢使至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蔥嶺中有戶數萬

四至

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一
萬二千里

土俗物產

氣候多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
突厥土俗與嚙噠同人面似山羌無尊卑之禮死
亾棄于山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甲玻璃
水精盃各一玻璃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
酸棗

阿羅伊羅國

阿羅伊羅國隋時聞焉在烏茶國北大雪山坡上緣
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國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其王婆羅門種類
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
罪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
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氎婦人爲髻衣裙
衫帔長巾焉

四至

南接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
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

土俗物產

俗清潔氣候暖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鋤石訶黎勒

石蜜

音京

皮細氎等物

大食國

大食國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
云隋大業中有波斯胡人度怛曷水若有神助得
刀殺人劫奪商旅其眾漸盛因招附諸胡有胡人
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眾漸歸附遂
割波斯西境自立爲王姓大食氏名微虎檻切蜜莫
末賦又破拂菻音廩及婆羅門城所當無敵兵眾有
四十二萬有國已四十四年初王已死次傳第一
摩首者今王卽是第三又云前王常遣人乘船將

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及西岸于海中見一方石
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
人不語而笑皆能動其手脚頭着樹枝人摘取入
手卽黑乾其使得一枝今還在大食王處長安中
使至貢良馬開元初遣使來朝進良馬寶鈿帶其
使謁見平立不拜云本國惟拜天神雖見王亦不
拜所司屢詰責之其使遂依漢法致拜今康國石
國皆臣屬之開元十三年遣使蘇黎滿等來朝貢
授果毅賜緋袍銀帶又按賈耽四夷述云開皇中
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代爲酋長孤列種中又有兩

姓一號盆尼奚漢一號盆奚末換其奚漢後有磨
訶末者勇悍多智眾立爲王東西征伐開地三千
里兼克夏臘一名鈿所監切城磨訶末後十四代至

末換殺其兄伊疾而自立性復殘忍其下怨之有
呼羅柵木羸人立波悉林舉義兵應者悉令著阜
旬月眾盈數萬鼓行而西生擒末換殺之遂求得
奚漢種阿婆羅拔立之自末換以前謂之白衣大
食自阿婆羅拔後改爲黑衣大食阿婆羅拔卒立
其弟阿蒲恭拂至德初遣使朝貢代宗立爲元帥
亦用其國兵收兩都寶應初其使又至恭拂卒子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六 西
迷地立迷地卒子牟棲立牟棲卒弟訶論立貞元
初與吐蕃爲勅敵蕃兵大半西禦大食故鮮爲邊
患其力不足也至十四年九月以黑衣大食使舍
嗟烏雞沙北三人竝爲中郎將還蕃

四至

其境東西萬里與突騎施相接

土俗物產

其俗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似婆羅門女人端
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殺羊等土
多沙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象等肉擊破波

斯拂赫始有米麵俗敬事天神按杜環經行記云
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墓門都此處其士女瓌
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
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
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
致擊毆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
高座爲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
細行謾語安已危人欺貧虐賤有一于此罪莫大
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不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
無量率土胥化從之如流法惟從寬葬惟從儉郭

郭之內音塵開之中天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
輳萬物豐賤錦繡朱貝滿于市肆駝馬驢騾充于
街巷刻石蜜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輦每至節日將
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筭數粳米白
飯不異中華其果有編桃人千年棗蔓菁根大如
斗而圓味美甚餘菜亦與諸國同葡萄大者如雞
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寒漫一名沒回師香草
貴者有二一名查寒萃一名藜蘆菱綾絹機杼金
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機絡
者河東人樂還呂禮又以橐駝駕車有馬俗云西

海濱龍與馬相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
馳千里又有駝小而鬚背有孤峯良者日馳千里
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
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二升又有齋如檳如夏棗堪
作油食除瘴氣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瘡痢
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
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于西海焉又云末祿國
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
城方十五里用鐵爲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
佛寺其境東西一百四十里南北一百八十里邨

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
流入其境其土沃饒其人清潔牆屋高厚市廛平
正木旣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
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棗遏白黃李
瓜大者名尋枝十餘人食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
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蔥顆蔥芸薹胡芹葛藍軍
蓬茴香瓠蘆等尤多葡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
雞其俗以五月爲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球節
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于此自此至西海以來
大食波斯參居雜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
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若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
里造屋兼瓦疊石爲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
亞俱羅商客糴此糴彼而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
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若國有節度五有兵馬一萬
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
好噉人肉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六終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七

四夷十六

西戎八

塞內六國

羌無弋

塞內西戎總序

西戎之雜居中國蓋自殷之衰古公居豳今邠寧為

犬戎所逼乃避而踰梁山之岐山之下其豳即後

也所居至犬戎敗幽王于驪山自隴山以東及乎伊

洛往往有戎春秋傳曰先王居櫛杙于四裔故允

姓之姦居于瓜州晉惠公自秦歸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今陸渾地也故絲諸狄獠音桓之戎今渭川也邽冀之戎今秦州也大荔之戎今鄜坊也驪戎今渭南也楊拒泉皋之戎今伊洛之間也蠻氏之戎今許潁也陰戎今商州也秦始皇逐西戎出塞故漢初西戎稍遠至孝武開河西置四郡其後羌先零種圍枹罕今爲縣零音怡枹音俘漢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今蘭會可鄯等州也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建武中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

七千口于三輔今京兆同岐隴等州也和帝後又反叛豪滇

零稱天子南入益州今漢川漢中等郡地東犯趙魏今趙魏鄴等郡

地寇及雍城今懷州北故城是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

和中又叛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始定

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惟西羌屢梗焉魏晉二代

時亂關隴不至大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遼

東鮮卑晉時數百戶西附于陰山屬晉亂遂吞并

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爲強國後魏末其

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洎隋煬帝遣觀

王雄統大兵破之其主伏允遠遜收其地列置郡

縣鎮戍後轉衰弱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起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後魏臨松郡今甘州張掖

縣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

大敗于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

十八萬敗没于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又大

敗于大非川如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

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没因

贊府殺其名將論欽陵之後累破敗紛紛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未

詳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于

巖穴中得免與劓女遇合于野遂成夫婦女恥其

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居亡入三河間三

即黃河析支河湟中河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其畏事之推以為

豪河湟間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種人依之

者益眾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

名之其後代代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之

後孝公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故欲復之忍季父印畏秦

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

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

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雋羌是也今越地或為白

馬種廣漢羌是也今梓潼遂寧也或為參狼種武都

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

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自此起矣及

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

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繁息秦既併天下使蒙恬

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至

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

地郡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臨洮氏道羌道

縣並今隴西金城安鄉臨洮等郡也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

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塞在今西平郡西北令音零初開河西

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通道玉門隔絕羌胡于

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

牢姐音紫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

令居安故地在今金城郡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兵

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而依

西海鹽池之左右今酒泉郡之北來里鹽池也漢遂因山為塞

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羌又相與解

仇寇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

以屯田于臨羌東至浩亶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閣亶音門臨羌縣

在西平郡界務以威信招降罕开音牽及劫掠者解散虜

謀乃擊之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

賢奏請即擊之天子下其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

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羌破降數千人詔罷

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

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

人溺河湟饑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

羗並各是羌種羗音氏俱亡者不過數千人初置金城屬國

以處降羌從爰劍種五代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

研為種號十三代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

當為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

事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

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皆有降羌被髮左

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語言不通數為小吏

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

皆由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

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鎮

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

道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警

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

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

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

臨洮今和政郡地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

今隴西及金城郡南境地是扶風三郡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地

自燒當至滇良代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

榆中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間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

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

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

之于是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在今

和政郡界是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歲和帝時迷吾子

迷唐復將兵向塞金城太守侯霸及諸郡率兵破

之羌眾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眾不滿千人

遠踰賜支河首即析支河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

河種脅諸羌數百人反叛安定郡今安定平涼及會寧郡東境郡兵

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

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在今汧陽郡界隃音俞西戎為害前代所患

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

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谷土地肥厚又近塞

內諸種易于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種存別種羌名也

以廣其眾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

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

權勇招誘羌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族離叛餘
勝兵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

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逐諸羌置西海郡在
今酒泉郡北一千二百里

欲復立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胡羌交關之路遏

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

可以無西方之擾于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

士屯龍耆龍耆即龍支
今鄯州縣也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

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書置東西邯

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
右今寧塞郡是增留逢二部帝皆從

之列屯夾河合三十四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

羌叛乃罷迷唐失眾病死其子來降戶不滿數十

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號降居安定時諸降羌

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安帝

永初元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

零別種歸浦豪滇零與諸羌大為寇掠浦奴感切征西

校尉任尚率諸部兵馬與滇零等戰于平襄地在

水郡尚軍大敗于是滇零自稱天子于北地招集武

都參狼上郡西河今西河銀川
昌化郡也諸雜種眾遂大盛

寇抄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

不可勝計諸郡屯兵救三輔三輔即京兆扶風馮
翊也今京兆扶風馮

地也翊等郡眾羌乘勝漢兵數剽當煎勒姐之眾攻沒

破羌縣今西平郡鍾羌又沒臨洮今和政郡軍營

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

置京兆虎牙都尉于長安扶風都尉于雍今扶風郡縣

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至四年大將軍鄧騭議欲

奔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據三輔為腹

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

反顧之心者為臣屬于漢故也若弃其境域徙其

人眾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

東雖武賁為卒白起太公為將亦恐不足禦當今

之計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

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

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于是四府皆從詡

議時漢中太守鄭勤戰死羌勢轉盛遂徙金城郡

居襄武漢金城郡理允吾縣地即今廣武縣漢襄武縣屬隴西郡地即今隴西郡縣地也

羌眾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

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盩厔詔魏郡今魏郡

趙國今趙郡常山今郡中山博陵郡也繕作塢候六百

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竝

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

移隴西徙襄武漢隴西郡理狄道縣也安定徙美陽

漢安定郡理高平縣地在今平涼郡縣也北地

徙池陽上郡徙衙漢上郡理膚施地在今上郡龍泉縣漢衙縣屬左馮翊今是白

水縣也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

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年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

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喪

其大半滇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

今郡地通谷衝要三十三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

進兵寇雍城今河內郡地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

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懷縣

今河內郡武陟縣也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盜三州屯兵二

十餘萬人廢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

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

詡曰兵法云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

虜皆馬騎日行數百里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步

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

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

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眾逐數千人之

虜首尾掩襲其道自窮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

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

漢又築馮翊北界今馮翊之北塢候五百所自後

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益州今洋州漢中等郡之地無復

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而軍

旅之費轉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他朗切空竭延

及內郡邊人死亡不可勝數并涼州遂至虛耗并州

部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上黨等郡今上郡中部延安咸寧洛交銀川新

秦朔方九原榆林西河昌化太原樓煩雁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上黨樂平等郡地按秦地除三輔屬司隸餘

屬涼州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不息

上郡今上郡中部延安咸寧順帝永建四年僕射

虞詡上書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

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人利漢上

郡龜茲縣有鹽池在今上郡銀川之間是也水草豐足土宜產牧北阻

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河漕通船運

也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

朔方朔方即今郡也開西河置上郡皆為此而元元被災

眾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饒之壤損

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

以為固今三郡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

郡者隴西理在襄武捍蔽京師尚園陵單外謂長

還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也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但計所費

不圖其安宜開聖聰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

使謁者郭璜督促移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

驛既而激河浚渠為屯田省內郡歲費一億計遂

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靈朔等

郡地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

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并前為十部二年復置隴西

南部都尉如舊制漢南部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和政縣也永和十

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大將軍梁

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

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觀二君素性

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

也况戎狄乎其務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

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舉發舉一作擾五年且

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攻金城與西塞及湟中今

平郡雜種羌胡大寇三輔于是拜馬賢為征西將

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

于扶風漢陽隴道扶風今汧陽扶風新平郡地也漢陽隴道今天水也作塢

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眾百姓賢軍大敗賢及二

子皆戰歿于是東羌西羌遂大會鞏唐種三千餘

騎寇隴西北地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武威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七

七

太守趙冲追擊雖戰歿而前後多殺傷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叛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廩私自潤入牢價也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士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一萬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鬪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山在今西平安鄉界是也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并受降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

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于是弭定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旣降又叛帝以問熲熲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并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今榆林郡即漢雲中五原郡地漢陽今天水也匈奴種羌竝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

兵萬人車三百輛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
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
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
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初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費耗若此猶有誅盡餘孽復起于此作害今不暫
疲人則永寧無期矣許之靈帝建寧初頽與先零
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更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
重繭旣到涇陽今平原郡平原縣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
陽山谷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頽性
輕介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

頽頽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眾而輒弱易制所以
比陳愚慮思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
招降云臣兵累見折衄又云羌一氣所生不可誅
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
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
零雜種羌已反覆攻掠縣邑剽劫人物上天震怒
假手行誅臣自動兵眾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
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地非爲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
無應折衄按奐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空說僭
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

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慮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荆棘于良田養虺蛇于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絕其根本不使能植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頽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瓦亭山在今平涼郡蕭關縣也羌眾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頽又先令千人于西縣天水郡上邽縣結木

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統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是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一萬九千級獲畜物之產不可勝數于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驢騾橐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十餘人自爰劍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賜支即析支河也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為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惟鍾最强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七
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順帝時勝兵合可
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常往來犛牛白馬
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知也

四至

按其地盡雍梁之西北境其後蔓衍雜居于胡漢
莫能詳悉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七終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八

四夷十七

西戎九

湟中月氏胡

氏附

吐谷渾

乙佛敵

宕昌

鄧至羌

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

音支

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

地月氏王爲匈奴冒

音墨

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

嶺其羸弱者南入山依諸羌居及漢將霍去病破

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

今西平郡也

于是月氏來降與

漢人雜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

首施猶言首鼠

其隨

漢兵戰鬪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

以父名母姓為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

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

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

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范曄論曰羌戎

之患自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為衰寡而中

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蹇然諾

之信故永平初羣種蜂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

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蜀漢之鄙塞

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

并涼之士特衝殘斃自西戎作孽未有陵斥上國

若斯其熾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

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

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

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

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于是諸將鄧

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

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

之資至于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

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
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
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
奏猶上也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賁喪
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冰雪經履千折之道始
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
崩籍其能穿窟草石自脫于鋒鏃者百不一二而
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汗野傷
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
之不相是養痾于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也惜哉寇敵略

定而漢祚亦衰嗚呼蓋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
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賦惟
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
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于金城郡置屬國
以處降羌當前作寇馬援徒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
其馴服之情計日月之權宜忘經世之遠略豈夫
識微者之為乎

土俗

其俗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

氏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八
氏西戎之別種在冉駝東北廣漢之西君長數十白
馬最大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
都督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汧隴左
右其種非一或號青氏或號白氏或稱蚘而上氏切
此蓋中國人卽其服色而名之其後或叛或服固
無常居

吐谷渾

吐谷渾卽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河涉歸有二
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虜胡罪反涉歸死虜代統
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虜正嫡父在時分七百

戶與渾渾與虜二部俱牧馬馬鬪相傷虜怒遣使
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
令馬鬪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
致鬪鬪起于馬而怒及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
于萬里之外矣于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之

地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止于枹罕其後子孫
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在益州西

北甘松山在今交州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州郡之地至其孫葉延以

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
光宅于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自吐谷

大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八 四
渾至孫葉延曾孫視羆皆有雄才知略知古今司
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
州刺史阿豺兼羌并氏號爲強國遣使詣宋朝貢
阿豺死弟慕瓚瓚音瓚遣兵擊乞伏戎戎音戎蔓戎蔓東
奔隴右慕瓚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于長安爲後
魏主所敗擁戶口十萬餘西至罕开慕瓚大敗之
後弟慕延立太武帝遣兵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
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屬賓七年乃還舊
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于子拾寅立始邑于伏羅
川至玄孫夸呂立爲可汗埋伏侯城在青海西十

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

貲郡其南界龍涸下各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成有

四一在青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

川皆子弟所理其王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一

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

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

號其主椎直追切髻眊珠以阜爲帽其妻衣織成裙

被錦大袍辮髮于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略同于

華夏多以羃羅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貝

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楯國無常賦須則

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于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泥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也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眾降以其地為扶州今同昌郡也二年復遣使來獻建德五年其國大亂高祖詔皇太子征之軍渡青海至伏侯城夸呂遁走虜其餘眾而還隋開皇中夸呂侵弘州在今安化郡馬領縣界遣上柱國元諧擊之夸呂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

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也帝復令觀王雄出澆河以掩之大破其眾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餘萬口伏允懼南遁于山谷閒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郡也于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

千騎客于党項隋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及順復其
故地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爲
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于是重建其國封
順爲西平郡王仍加趙巨屈切胡呂烏甘豆可汗之
號旋又爲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爲河源
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爲其
破滅諾曷鉢以餘眾復來降中間叛去于靈州之
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其故地竝沒于吐
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爲青海王武后朝郭元
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

眾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

今天隴水郡

陽或欲移近豐

今九靈武郡

貴令漸去邊隅使居

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竝是
偏見之一端未爲長久之深策若近秦隴則與監
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邇必以慮其翻覆
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耽爾乙
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爲
愜便及其盜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
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
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于中國無所

損傷但是失小許吐谷渾耳豈與句貴之為害同
 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
 慕聖化衝鋒突刃弃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
 其情以為制勿輕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繫戀心
 亦日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于涼州左側安置
 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降者今酒泉郡則宜于甘肅州左
 側安置之當瓜今晉昌郡沙今燉煌郡降者則宜于瓜沙左
 側安置之但吐谷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
 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心若因其所投而便
 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

其情分其勢而不擾于人可謂善奪夷狄之權矣
 何必要纂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
 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為患愈深何如分
 置諸郡每州皆得吐谷渾所便若欲他懷必不能
 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為勝策如允臣此見其
 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強明官人于當處鎮遏
 之則小小為非亦易杜絕兼使達蕃情識利害者
 其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
 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以為羈縻戎
 狄之良策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小許吐谷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八十八 八
渾終無傷于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定主未知
所安必在早計安置之無令驚擾速生邊患至垂
拱四年諾曷鉢卒其子宣超嗣聖厯三年授宣超
左豹韜員外大將軍仍襲父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宣超卒子曦皓立曦皓卒子兆嗣及吐蕃陷安樂
州其部眾又東徙散在朔方河東之境今俗多謂
之退渾蓋語急而然貞元十四年十二月以朔方
節度副使左金吾衛大將軍同正慕容復爲長樂
州都督青海國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未幾卒其
封襲遂絕吐谷渾自晉永嘉之末始西渡洮水建

國于羣羌之故地至龍朔三年爲吐蕃所滅凡三
百五十年

四至

在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于白蘭當益州之西
北

土俗物產

此地四時恆有冰雪惟六七月雨雹甚盛若天晴
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
有小山焉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
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爲龍種吐谷渾常得波

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盛稱
青海驄馬馬 扞泥城一名東故亦名樓蘭都在國
西二千八百里故鄯善國都也魏書西域傳云真
君三年鄯善王比龍率國人之半奔且末後役屬
鄯善按其後爲吐谷渾所并 扞零城小宛國王
治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婁
羌接土地十三州志云小宛并于鄯善是 龍夷
城漢西海郡治石國西北三百里故契翰虜所治
段國所沙州記云西宏城東有西強城因山爲名
可容四百餘人 曼頭城在國西南二百里按後

魏眞君六年遣高涼郡王討吐谷渾軍至曼頭城
卽此邑在國西五百里隋河源郡所治也國南又
有新律國又有長源城 已上城見梁載言十道
志 西傾山在金城西南大河所經其下一名西
強山一名強臺山在積石山東 皆舊吐谷渾界
山川之名

乙佛敵

乙佛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周迴千餘
里眾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惟食
魚與蘇子蘇子狀如中國苟杞子或赤或黑西有

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國

宕昌國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开

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

其一也有梁勒蔥者代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

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

里仇池在今同谷郡上祿縣席水在今天水郡上邽縣地地多山阜部眾二

萬餘落勒孫彌忽始遣使于魏太武帝拜為宕昌

王七葉孫彌秦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宋齊梁及魏竝各羈縻之

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

金城今郡也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成周武帝天和

初詔大將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今懷道郡

土俗物產

俗皆土著居棟宇織屋鼈牛尾及殺羊毛覆之無法

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

生業不相往來皆衣裘褐牧養鼈牛羊豕以供其

食俗有蒸報無文字但候草木榮落以記時歲三

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

鄧至羌

鄧至羌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治者世為

白水酋因地名號自稱鄧至自舒治至十世孫舒彭附于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世西魏恭帝初其主擔術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四至

其地自亭街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

今谷州之南茂州之北松翼扶三州之地也是風土習俗與宕昌同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八終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四夷十八

北狄一

北狄總序

北狄之域其與中國侵綽音紐尚矣蓋最甚焉周宣王

北逐獫狁至于太原襄王時晉文公伐狄卻之居

于西河圖洛之間圖音銀今春秋之末天下七國

而秦趙燕三國與北戎隣趙襄子嘗踰勾注而伐

之以臨胡勾注在今代秦昭王破義渠戎王于是

有隴西今秦渭蘭會北地今涇寧慶原上郡今鄜

綏銀麟夏築長城以拒胡至趙武靈王破林胡樓

等州也地煩乃築長城自代今代旁陰山下至高闕陰山在安北都

高闕在陰之西護府北七初置雲中今雲雁門代郡今皆其後燕

將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

平造陽在今媯川郡之北襄平即遼東所理今安東都護府自造陽東行至襄平凡千四百餘里

因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等四郡秦滅六國北

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今按河入塞自靈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因邊山險塹溪

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洮州西南即吐蕃界中國之極西北向無郡縣也

至遼東即襄平按此言秦因仍燕趙之故塞東西萬餘里中國之北邊也又

渡河據陽山北假中北假在今靈州懷遠縣界陽山在北假之南界以地假借

民耕故曰假中隋大業長城在此縣界河外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匈奴不勝秦乃北徙至秦亂乃稍渡河南與中國

界于故塞故塞即秦末奪河南今延慶二州界推此略定以為北

狄之境也其強盛侵軼懿王之侵于涇陽襄王之

至于於維舉邑漢高之困白登漢文之入北地燒回中

風起鳥散則非地理之書之所述至于永嘉之際

侵緣邊州郡或見居其地者亦時及焉蓋通曰八

狄白虎通曰狄者言辟易無別說文曰字從犬本

犬種也唐虞曰山戎夏曰獯鬻周曰獫狁其實一

也其後赤翟白翟林胡樓煩之名秦漢之際匈奴
爲盛後漢匈奴稍弱而桓靈之間烏桓滅而鮮卑
大盡有匈奴故地其後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
更盛竝據中國而後魏神麀中蠕蠕強盛與後魏
爲敵後魏末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其地至唐貞
觀四年方爲李靖所滅分其種落于河南朔方其
後各具于諸國之說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
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

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
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謀約曰
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
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
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謂吾將軍怯
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于是乃具選車
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穀者十萬人

穀張也音工豆切張

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北
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悉眾來入寇李牧
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澹澹也

稽路談切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

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使蒙恬將數

十萬之眾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

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合

徙者令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也至雲陽因邊山

險塹溪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

臨洮郡今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也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

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于

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也後

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

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人眾畜產既歸西擊

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

方新秦等郡侵燕代悉收復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

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

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與項羽相距中國罷于兵革故冒

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控引也自涇維以至

頭曼干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也其

代傳不可得而知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强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代姓官號可得而

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時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

攀力金切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丈切匈奴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

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青鹿切

奚切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

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

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

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

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其後有須卜氏此

三姓其貴種也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

下同今媯川郡之東接濊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

西今上郡洛交延接氏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

安咸寧郡之西中單于安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

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

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

渠之屬且子餘切今沮渠姓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

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

蹕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月中皆會祭處也

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

眾騎馳遶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

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没入其家有小罪者

輒輒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大者死獄久者不

輒輒也輒于黠切輾汝展切

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

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面長左者以日上左為尊也

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晉張華云匈奴

名豕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

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攻戰所得鹵

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自趨利善

為誘兵以包敵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

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輦死者盡得死者家財是

時漢初定徙韓王信于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

攻圍馬邑韓王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

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擊之于

是冒頓佯敗走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

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

萬騎圍高帝于白登七日白登至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

使閒厚遺闕氏冒頓遂引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

兵強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

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

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

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

代立為單于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

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辨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
爲子壻死則外孫爲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
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
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
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
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
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
胡羌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
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
傑名家于關中無事可以備匈奴諸侯有變亦足

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徙十餘

萬口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是也

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閼氏

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關於鳥切孝惠高后時冒頓寢驕寢漸

也古乃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

相陳平及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

橫行匈奴中間季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

高帝于平城兵三十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

下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殼弩今

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也甫始而噲欲搖動天

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干切

且夷狄譬于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

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荅之冒頓

得書復遣使至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

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事而

盜寇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

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未可居

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為

公主妻老上單于為闕氏使宦者中行說傅公主

姓中行名說行胡郎切說讀為悅說不欲行強使之說既至因降

單于初單于好漢繪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

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于

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

盡歸于漢矣其得繪絮以馳草棘中衣袴裂弊以

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視不如

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直用切于是教單于左右疏記

以計識其人眾畜牧漢使欲辨論者中行說必窮

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

入朝那蕭關虜人眾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彭原

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于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大發車騎
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而還匈奴日
以驕歲入邊殺掠人眾畜產雲中遼東最甚帝又
遺單于書復約和親帝苦匈奴爲患數問趙將李
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爲郎中署長爲郎署中最長帝因問
唐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臣聞上古王者之遣
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
制之軍功賞罰皆決于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
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
饗士賞賜決于外不從中覆行也委任而責成功

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

澹林

澹都甘切

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會

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爲秦所滅今
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
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之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
中之塞虜嘗一入尚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
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
不行吏奉法必用臣以爲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尉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帝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戰之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願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

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竊料匈奴強大在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卽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而乃敢歲言侵盜屢欲充禮方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爲此立一官置百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眾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今隴西本城安鄉今安東延安至遼東今安東等郡是各有分地以衛邊備

月氏灌竽之變皆屬之置郡然後罷戎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矣帝不能

用至軍臣單于老子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

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也所殺掠甚眾漢置三將軍于長安西

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

火通于甘泉長安太子家令晁錯上言曰漢興以

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

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

以來隴西三困于匈奴矣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

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靈奉陛下明詔和輯士卒

砥礪其節起破傷之人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

眾殺一王敗其眾而法曰大冇利非隴西之人有

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由此觀之將不可不

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

形二日卒服習三日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漸浸也漸音子廉切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

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

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卒十不當一平陵相

遠川谷相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短兵百不當

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劍

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茸枝葉茂接此矛

鋌之地鋌小矛也音市連切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

宋本十不以下缺

相薄此劍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指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百不當十兵不鋒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過五不當一故兵法云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又聞大小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

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兵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勿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騶發矢道同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皮為鎧也木薦以木板為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

也給謂相連及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則匈奴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
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
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
閒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眾數千
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弩利矢
益以邊郡良騎令明將帥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
平地通道則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用其
長技衡音橫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賜
璽書寵荅焉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九終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八十九

三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九十

四夷十九

北狄二

匈奴中

晁錯又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代急務曰臣竊聞秦時北攻胡貊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

理鳥獸毳毛其性能讀曰耐下同寒楊越之地少陰多

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于邊輸者償也什于道秦人見行如

往弃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

之祝切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左不供

徭役也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人守戰至死不降

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

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室家故能使其眾蒙矢

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

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

其禍烈及已也猛火曰烈取以喻也故陳勝行戍至于大澤

為天下先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

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于地其勢易以擾

亂邊境食肉飲酪衣以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

居如飛鳥走獸隨逐水草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

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于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

郡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

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

至則胡人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雷石也可以投人也雷力內切復為一城其內城閒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不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

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自能給而止郡縣之人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

謂其等級同列卿也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

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

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

半與之言胡人入寇驅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縣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主以半賞之

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

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立德義于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

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帝從其言乃募人徙塞下錯又言下吏能稱
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
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
人相慕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于萬塞切
漢兵亦罷後歲餘至景帝復和親通關市給遺時
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
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則背約不如
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則兵不
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
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強自古弗

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
危殆臣故以為不如和親于是上明和親約束厚
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馬邑今郡豪帥也姓聶名壹翁

者老人閒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

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

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全代之時北有強

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

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

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不恐之故耳臣竊以

為擊之便韓安國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

正朔服色非威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

人不足以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

也亟至如焱切必遙風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

制之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

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昔秦穆公都雍

今扶雍郡縣也地方三百里觀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

千里并國四十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為秦侵

胡關地數千里以河為境壘石為城樹榆為塞今榆

林郡南即秦榆林塞也匈奴不敢飲馬于河置烽燧然後敢

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仁畜也今以中國

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

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

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眾

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

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從音縱行則迫脅橫行則

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

法曰遣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謬巧可以

擒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臣

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

而致之于邊吾選驍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
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
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乃
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閒亡人匈奴謂單于曰吾能
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
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
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
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在馬邑縣界是時漢伏兵
三十餘萬匿馬邑傍于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不及皆罷

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

乃誅之

逗猶行避也軍法逗遛畏懦者斬逗音豆撓女巧切

自是以後匈奴

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出雲中

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

虜數千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

爲塞因河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

予胡

言縣斗辟近胡斗絕也曲入匈奴界者中有造陽地辟讀曰僻在今媯川郡懷戎縣北也

其後伊穉斜單于時軍臣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

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

餘級得休

許虬切

屠王祭天金人

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

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其夏霍去

休屠有祭天金人像為天神之主而祭

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

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也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耶

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欲召誅之昆耶休屠

王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也漢使去病迎之昆耶王殺休

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于是已得昆耶

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也益少胡寇徙關東貧

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滅北

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

凡十四萬匹私負衣裝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限糧重不與焉負

衣糧重直用切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

定襄去病出代時單于以精兵待于漠北與青接

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

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

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去病之

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七萬餘

人左賢王將皆遁去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衍

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漠南無王庭漢渡

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令音陵下同往往通渠置

太平寰宇記 卷之一百九十一

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言其地相

接不絕也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

士物故者亦萬數

物故謂死

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

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于是漢久不北

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

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也

見示也

而使郭吉諷告烏維

單于

伊穉斜之子也

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

于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

而臣于漢何但遠走亡匿于漠北寒苦無水草之

地為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

于終不肯為寇數使使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

滅貊朝鮮以為郡

郡今

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

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

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靄為塞

眩靄地名在烏孫北

而匈奴

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譖

音以甘言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見

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為單于築邸于

長安單于特也

但

空給王烏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

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泥

土角切

野侯

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淄

臨淄今北海郡縣

人主父

偃上書諫曰臣聞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并吞列國海內為一務勝不休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渡河而北未詳何為不同是豈人眾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于黃

腫直瑞切在東萊今琅邪今景城郡地是轉

輸北河朔方之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日

致二石而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糧餉女子紡績不足于

帷幕道路死者相繼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有云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之功然適足以結怨深仇不足以償天下之費也伏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是數百里築城鄣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胸盧胸山名光祿塞在今至且鞮侯立為單于且子餘切鞮丁兮切烏漢既破大宛威

振外國單于初立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且

鞬乃曰我兒子安敢比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也丈人尊老之稱行胡郎切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

單于益驕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

北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

盡匈奴圍陵陵降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

姑單于立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

都尉于是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

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

夫人城會貳師妻子坐巫蠱聞之憂懼軍大亂敗

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

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

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自深入窮

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孕重懷妊者也墮落

也殯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殯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

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士

問人疾苦賢良皆上言請罷邊戍去戰鬪尚德義

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

武卑病則烏折避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

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

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實殞音殞社稷也夫地廣而不得者國危兵驅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弊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厲將卒奮擊以誅厥罪功勳粲然著于海內藏于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眾庶疑焉故常人可與觀

成不可以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

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往

往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今在雁門郡一名西陁山而上郡以

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

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

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郡今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

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

塞之郡馬牛放縱蓄積布野未觀其計之所過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古之致遠

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

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于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汧殺塞而亡于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脅于田常桀紂以天下兼于亳鄙秦王以六合困于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罷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眾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裾褱曲襟之制覩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

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纊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然短戟長弓戎馬良弩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爲城池因水草爲倉庫法約而易辦用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于禮而篤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于百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

辭屈不能對壺衍鞬單于立狐鹿姑之子諷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宏者前副光祿

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死宏生得亦不肯降也而侵盜益希遇漢使

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

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宣帝

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

所侵削願發國半精兵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

子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

三百石伉口浪切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

田廣明等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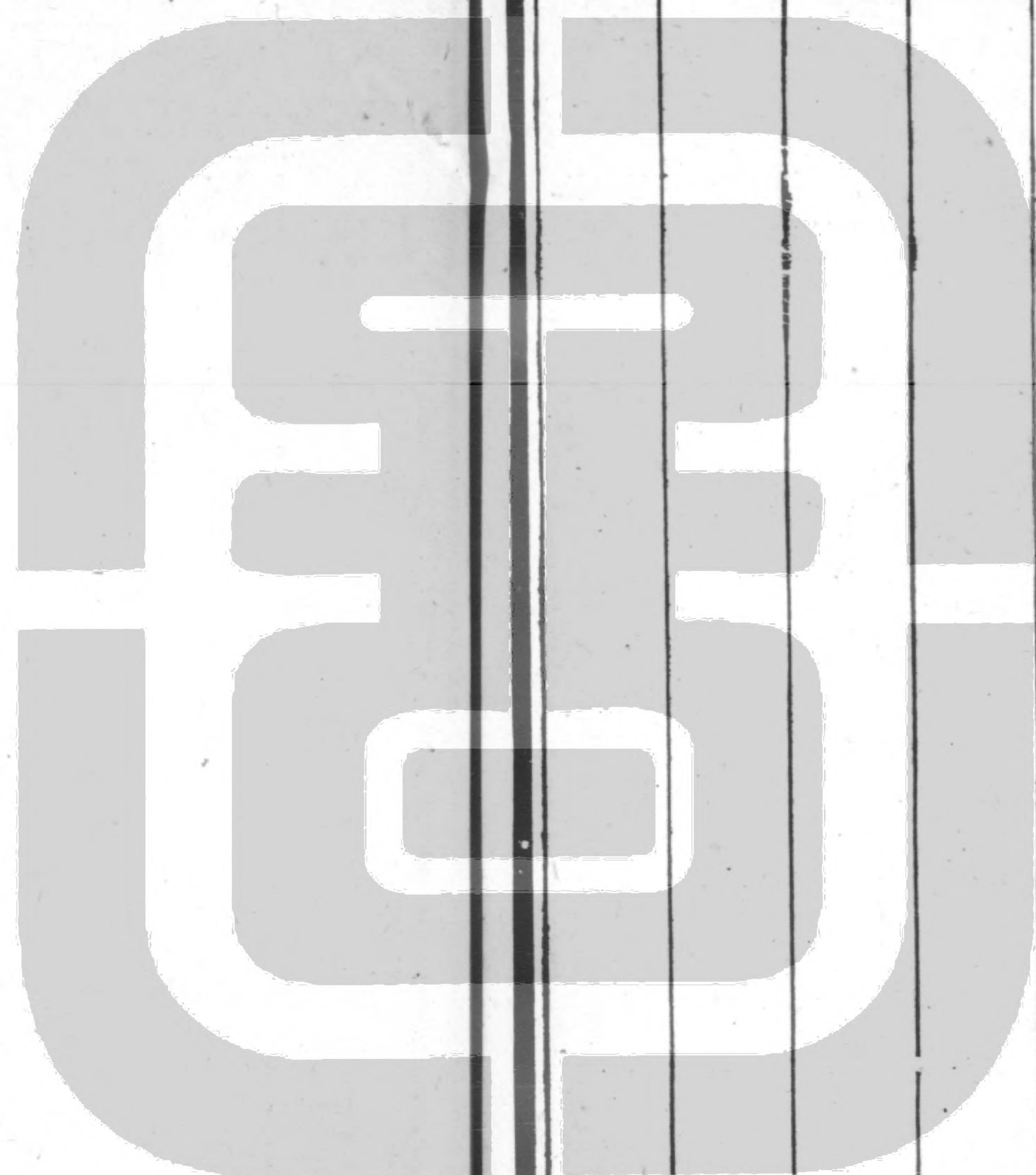
及校尉常惠使護孫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匈奴大破死傷而去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于是匈奴遂絕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取當當者報直也滋欲嚮和親邊境少事矣

校勘

匈奴中

按今所序先後或失次然皆通典之文

太平寰宇記卷之一百九十終



書